

叶芝诗歌《基督重临》中的象征意义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外国语学院 张淑芳 贾卫章

引言

著名的爱尔兰诗人叶芝 (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是后期象征主义流派的重要代表。他从浪漫主义中走来,又以其在后期象征主义诗歌上的造诣,成为现代主义的代表诗人。他的诗歌糅合了爱尔兰民间神话、犹太教和基督教教义、瑞典神秘主义哲学、印度佛教思想、古希腊与古埃及的多神崇拜等多种因素,因而充满了神秘色彩。他的诗歌语言优美流畅、规范,这不但是因为诗人善变的诗风,更是因为诗人深邃的思想感情和经历,以及诗歌中象征主义的应用。

与其他象征主义者一样,叶芝认为世界是象征的,因此“象征”不仅仅是文学创作手段,更是认识世界、理解真实的重要方式“……到了90年代,他开始创造了自己的一些象征意象,最终,在《幻象》(A Vision) (1925)中,诗人设计了一套自己的象征系统。从此,诗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这套系统,以前所未有的自信,继续他的诗歌创作生涯,去赢得他在后期象征主义诗坛上的地位”。(黄海容 2000:108)

《基督重临》的创作背景

其代表作《基督重临》(The Second Coming) 是叶

芝于1920年创作的,取材于基督教末世论神学的先知诗篇。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叶芝亲眼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经历了许多社会与人事的变迁,看透了现代西方社会的荒凉、冷漠、平庸和破败。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卑鄙无耻,自甘堕落。与其他战后西方知识分子一样,叶芝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彻底幻灭,失望至极,因此他们企图从宗教方面来寻找出路。

在诗歌中,诗人展开丰富的想象力,运用宗教神话中或自己独创的意象,借助于基督教中基督复活探讨了现代西方文明的解体。他宣称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不是太平盛世,而是伪基督降临的天下大乱,表达了西方战后的恐怖景象和危机意识。

在诗里,诗人使用了一连串的神秘意象:旋体、猎鹰、主人、纯真的礼仪、大记忆、巨兽、人首狮身的形体、鸟群、摇篮等,表达了诗人对文明解体的忧虑。

叶芝神秘主义的来源

在英国通灵论者阿尔弗雷德·珀西·辛奈特所著《佛教秘宗》(Esoteric Buddhism)一书的影响下,叶芝开始对东、西方的神秘哲学和秘密法术发生浓厚兴趣。他逐渐认识到,神秘主义哲学是一切真理中最

一部分。”(爱默生:178)这种与自然直接,瞬时的交流作用于人的灵魂,使之得到净化和升华。从这些意义上,我们更能理解超验主义思想的精髓,它是人的本能中神性的内化,是植入人类自然法则的一种超自然属性。“透明的眼球”也成了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的一个形象的比喻。

作为学者,诗人,散文家和超验主义者的爱默生,一生渴望像自然一样,不断创造,不断成长,永不停滞。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具体层面上表达了他的哲学和他不断蜕变的思想。而他关于人、自然与上帝的关系的哲学思考,成为了他超验主义思想的精髓。正如他在《美国学者》中所总结的那样:自然是“绵延不绝、无可解释的上帝之网,既无起点,也无终点,却始终有着一种循环的力量,使它不断返回自身。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包罗于这一循环不已的统一体中

……自然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人的灵魂。”最后,他把古代箴言‘认识你自己’与现代格言‘研习大自然’合而为一。(爱默生:119)。

参考文献:

[1] Emerson, Ralph Waldo. Selected Writing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Ed. and fwd. William H. Oilman. New York: Penguin, 1965.

[2] George McMichael.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3] 吉欧·波尔泰编 爱默生集[M].赵一凡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

[4] 爱默生.爱默生演讲录[M].孙宜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为重要的。他认为可以通过切身体验,寻求永恒世界的证明,与未知世界建立直接联系。他一直试图把神秘主义与诗歌统一起来。他以诗为宗教,研究宗教则是为了诗。“我与同辈中其他人只有一点不同。我非常虔信宗教;由于被我所憎恨的赫胥黎和廷德尔剥夺了我孩提时代的头脑单纯的宗教,我便创造了一种新宗教,几乎是个永不失效的诗歌传统的教会,其中有一大堆故事、人物、感情,与它们最初的表现不可分割,由诗人和画家在哲学家和神学家的某种帮助下一代代传下来。”(傅浩 1999:41-43)

因此,叶芝不是因为归属于象征主义流派才热衷于神秘,而恰恰是因为热衷于神秘才促使他深深卷入象征主义大潮。神秘主义研究对他的文学理论有着显著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神秘主义的研究直接促使了他的象征主义诗歌理论。

《基督重临》中神秘意象的象征意义

1. 旋体(Gyre)

“旋体”是叶芝诗歌中常见的一个神秘意象,在其后期诗歌中尤为常见,是一个典型的叶氏象征主义的代表符号。这个意象是由两个交互对立、相互渗透、螺旋旋转的圆锥体构成,来代表所有事物中存在的对立面。一边是“阳”(太阳)表示空间、理智和客观;一边是“阴”(月亮)表示时间、情感和主观。它们代表了所有时代、国家甚至个人中的矛盾成分,并互相转化。占主导地位的根本性质与其对立面处于不断冲突和妥协的运动状态。当一种性质发展到极大状态时,对立的性质就缩减至极小,然后两者再做相反方向的运动。历史的发展是通过“反相”循环和“原始”循环交替进行的。这种发展像螺旋的旋转一样,从顶点向外围发展,到圈子最大时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新的时代又将从另一个螺旋形的顶点开始,由小到大发展。每次循环的周期为2000年,当历史的螺旋扩展到近乎最大圈时,一切都将分崩离析,文明也将终结。(蒲度戎 2006:202-7)

作为叶芝解释人类历史概念的一个意象,“旋体”在《基督重临》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诗歌一开始:“在向外扩张的旋体上旋转呀旋转……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正是由于“旋体”地飞速旋转,诗人暗示目前的西方工业文明已经接近终点,一个新的纪元面临诞生。诗句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暴力和对末世的启示,给读者以强大的情感及精神震撼。

2. 猎鹰及鸟群

像其他许多象征主义作家一样,鸟也是叶芝笔下常用的象征意象之一。但叶芝诗歌里的鸟更具神

秘主义色彩,往往预示着历史的循环。

其诗歌《丽达与天鹅》(Lida and the Swan)体现了叶芝是如何按照神秘的象征主义体系来解释历史的。“按照其神秘的象征主义体系,历史的每一循环是2000年,每一循环都是由一位姑娘和一只鸟儿结合而开始的,或者说,都是由神与凡人的结合而产生的:公元后的第一个两千年是由玛丽亚和白鸽(即圣灵怀孕说)开始的,而公元前的那两千年的循环则是由丽达和天鹅引出的。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怀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斯特纳。日后海伦与帕里斯的私奔引发了特洛伊战争,而克莱斯特纳则和奸夫一起刺杀了阿伽门农”。(黄海容 2000:113)

在《基督重临》中,诗人描述到:“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沙漠上愤怒的鸟群阴影飞旋……”“猎鹰”喻指人类,或可兼指复杂而不平衡的感情。叶芝常将“鹰”与“蝴蝶”对比,分别象征愤怒与智慧。“在1917年11月21日的‘自动书写’中,叶芝用一象征委婉地指涉伊秀尔特 ii,问:‘蝴蝶象征净化了的潜意识吗?’‘神灵’(其妻)的回答则进而以鹰象征叶芝,作为蝴蝶的对立面:‘不,蝴蝶是感情纯真的象征;鹰是复杂性和不平衡的感情,是愤怒征服智慧……’”(傅浩 1999:47)

因此,《基督重临》中猎鹰和鸟群一方面预示了人类在末世中的浮躁和缺乏理智,一方面又暗示了人类历史将面临一个转折。

3. 主人

“叶芝信奉的宗教是包含着基督教与其他多种神秘主义思想的‘新宗教’,他将神秘哲学应用于诗歌创作,自称其影响超过了象征主义。而这种神秘哲学与基督教既相区别,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弗莱说:‘他是想通过二者的混杂,寻找到一种虽非基督教传统的,却能与这一传统相容的神话模式,也即是说,用一种方式来解释对现实的充满想象的相同的整体理解。于是,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叶芝用本民族的神话构成了与基督教思想十分相似的体系。’”(孙彩霞 2007:34)

在《基督重临》中,“主人”喻指基督耶稣。《圣经》(Holy Bible)中基督的称号有“主”、“神”、“君王”、“神子”等,而“主”或“主耶稣基督”是最主要的。在《新约圣经》(The New Testament)中,从四大福音一直到启示录(Revelation),“主”或“主耶稣基督”是称呼基督最重要的称号。

诗歌中的“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指的是人们不再信从耶稣基督;“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

住中心”象征了西方世界宗教精神的普遍失落;“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描写了末日前的情景。世界邪恶蔓延,充斥着暴力、情欲和残杀。这种描述和圣经的思想是一致的。

4. 大记忆

在叶芝诗歌的神秘体系里,“大心灵”、“大记忆”、“宇宙之灵”是三个核心的概念,它们密切相关。叶芝认为,一个人的心灵并非独立存在,它其实是由众多的心灵合成,人的记忆也是一样。各个心灵、记忆最终构成了完整的“大心灵”、“大记忆”。而“宇宙之灵”是指一个不再属于任何个人或鬼魂的形象仓库。后来,他把这些概念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世界灵魂”相等同。

在《法术》(Magic)(1901)一文中,叶芝相信三条他认为自古相传的、是几乎所有法术实践之基础的教义。即:(1)我们的心灵的边界变幻不定;许多心灵似乎可以流入彼此,从而创造或揭示一个心灵、一个能源。(2)我们的记忆的边界同样变幻不定;我们的记忆是一个大记忆——造化本身的记忆——的一部分。(3)此大心灵和大记忆可以用象征召唤。(傅浩 1999:42)

叶芝认为世界是一个象征的整体。与真实的生活表象相比,客观世界深处隐藏着更为真实的、真正永恒的世界,叶芝称之为“大记忆”。文学的目的便是以物象表现“大记忆”。“符号产生作用是因为大记忆将它们与某些事件、情绪和人物联系起来。无论人类情感所积累的是什么,都变成大记忆中的一个符号;在掌握其秘密的人手中,它就是奇迹的创造者,天使或恶魔的召唤者”。真理不是通过理性思维从客观世界中总结本质规律,而是隐藏在“大心灵”、“大记忆”的“魔幻”世界。(许健 2002:44)诗歌中“刺眼的是从大记忆来的巨兽”的“大记忆”就是指诗人想象中的“魔幻世界”。

5. 巨兽、人首狮身的形体及摇篮

从表面上看,该诗歌的题目似乎指宗教意义上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圣经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了耶稣基督会第二次来到人世。如在圣经《马太福音》(Matthew)16-27:“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路加福音》(Luke)9-26:“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使徒行传》(Acts)1-11 提到:“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帖撒罗尼迦前书》(1 Thessalonians) 4-16:“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但这里叶芝的主题却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他在诗中探讨的是人类历

史,是现代西方文明的解体。

在第二个诗节中,诗人意识到基督重临:“无疑神的启示就要显灵,无疑基督就将重临。基督重临!这几个字还未出口,刺眼的是从大记忆来的巨兽;荒漠中,人首狮身的形体”。但叶芝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基督带来的和平与祝福,而是一种可怕的图景:诗人的眼前出现了一个人首狮身的巨兽,使他感到巨大的不安。这个巨兽象征着 20 世纪即将出现的恶梦般的阴影:“黑暗又下降了,如今我明白二十个世纪的沉沉昏睡,在转动的摇篮里做起了恼人的恶梦”。也就是说,耶稣诞生以来的历史沉睡了两千年,现在被恶梦惊醒了,这个恶梦是一个怪物,它睡在一个摇篮里,就像 20 个世纪以前基督睡在摇篮里一样。基督重临实质上是黑暗、邪恶和野蛮的来临。在诗的最后,诗人对未来深感忧虑,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什么猛兽会再一次称霸人间?流露出诗人对未来的悲观态度和对当时人类文明的幻灭感。

诗中“人首狮身”的巨兽与古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司联系起来又同圣经《启示录》中的“兽”或“撒旦”联系起来,更增加了对未来世界的不可预测。

结语

象征主义对叶芝特别的吸引,不但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与诗人一直都很感兴趣的宗教和神秘主义不谋而合,更因为象征主义的扑朔迷离满足了他与外界保持心理距离的需要。《基督重临》是叶芝运用象征主义的典范杰作,是诗人借助于象征表达其思想和感情的途径,是象征主义诗坛上一朵瑰丽的奇葩。

参考文献:

傅浩,1999,叶芝的象征主义[J],《国外文学》第三期。

黄海容,2000,叶芝的象征主义及其发展[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一期。

蒲度戎,2006,生命树上凤凰巢[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孙彩霞,2007,叶芝《基督重临》的基督教思想[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第八期。

圣经[M],(中英对照,新标准修订版,简化字和合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

许健,2002,叶芝:魔法与象征[J],《外国文学研究》第一期。

张锦涛,2001,英语国家现代文学选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